

文学理论与  
文学研究系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 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 (修订版)

Mediev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 :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1100—1500  
( Revised Edition )

(英) J. A. 伯罗 著  
沈 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109.3

2

2007

“九五”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

——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

(修订版)

[英]J. A. 伯罗 著

沈 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71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修订版)/ (英)伯罗(Burrow, J. A.)著; 沈弘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未名译库·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系列)

ISBN 978-7-301-11610-4

I. 中… II. ①伯…②沈… III. 英语—文学—文学史—世界—1100—1500 IV. I10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6993 号

*Medieval Writers & Their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英文版于 1982 年首次出版。此译本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仅限在中国大陆销售。

**书 名：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  
(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英]J. A. 伯罗 著 沈弘 译**

**责任编辑：初艳红**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1610-4/I · 089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7 印张 174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此译著得到“九五”国家社科  
基金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资助

##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

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顾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 译者序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沈 弘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这部论著自 1982 年出版以来，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介绍中古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由于它是出自该领域的权威之手，同时又把原本深奥枯燥的中世纪英国文学背景写得清晰易懂，文笔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因此它早就被列入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OPUS 丛书系列。这套丛书是专门针对大学生和普通读者，由院士级大师亲自执笔，对各种专业和专题作简要介绍的畅销作品。该书很早就推出了简装本，在世界范围内大量销售。1997 年，作者又对第 1 版作了若干处修改，并且全面更新了注解和参考书目。

首章“时代与文学”介绍了中古英语文学的特殊历史背景。当诺曼人于 11 世纪中期占领了英伦三岛之后，给英国的语言、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英国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作者特别强调指出中世纪的思想家对于文学的概念与现代人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对于中古英语文学作品是不能完全按照现代文学的概念来进行研究的。

“作家、听众和读者”这一章主要介绍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在最早的古英语时代，文学创作大都是用口头的方式来传播的。虽然一些修道院和大教堂的缮写室也记录和抄写方言散文和诗歌作品，但在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很少有人能阅读和书写。从大约 12 世纪初起，教会的学校开始发展成大学。新教团的僧侣、牧师会成员以及游乞僧从事学问研究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古英语时期。同时，世俗社会也变得更加复杂，

官吏、普通职员、律师和商人越来越依赖于文字记载和文字工具。制作文本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些根本变革。作者从匿名的开始变为知名的，诗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个性。伯罗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主要文学体裁”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它简要介绍了中古英语文学中一些独特的文学体裁。例如中古英语的神秘剧和道德剧跟古典的悲剧和喜剧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该时期的世俗和宗教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普罗旺斯和法国宫廷优雅爱情诗的影响。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作者的视野由广变窄，叙事结构由松变紧，越来越注意对于细节的描写，因此出现了一些像《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德》这样精雕细作、形式完美的作品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集大成的综合叙事体裁。

在下一章“寓意的程式”里，作者讨论了理解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正确方法，即如何了解不同作品的特定意图，即现代人所不熟悉的中世纪寓意程式。伯罗把这种寓意程式归纳为“讽喻”和“例证”这两种基本形式。例证法把事实或事件当作阐述某一普遍真理的范例，而讽喻法则把事实或事件看作代表某一真理或某个其他事件的隐喻。讽喻需要读者进行释意，而例证却需要归纳。伯罗从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了他的理论，他论证的翔实和精当曾令许多挑剔的评论家拍案叫绝。

最后一章“中古英语文学的继续存在”论述中古英语文学在整个英国文学史的地位和意义。伯罗指出英国文学中的很多文学体裁可以追溯到中古英语时期，就连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英国文学这个概念也是建立在中古英语文学作品基础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称乔叟，而不是其他古英语诗人，为“英国诗歌之父”。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英国诗人和作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古英语文学。

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的中译本在我的“九五”国家社科项目“中古英语文学研究”中被列为阶段性成果之一。我的整个项目计划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 翻译优秀的中古英语文学作品。我已经译出了中古英语长诗《农夫皮尔斯》(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1年1月)、《珍珠》、《猫头鹰与夜莺》、《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布鲁特》(选译)、《奥费欧爵士》、《中古英语抒情诗选》等作品。(2) 翻译一些最好的国外研究成果,结合中世纪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来帮助中国的读者对于该时期的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一方面,伯罗的这本书是我的首选。(3) 在翻译以上这些作品和论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用中文写出中古英语文学的断代史研究,不仅对于作品本身要有客观准确的介绍,而且必须从浩瀚的作品中理清各种文学体裁、作品主题及表现手法的脉络,争取能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为了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这第二个介绍国外优秀论著的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此类书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欣赏趣味和可读性,它们不仅可用作英语专业和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的教材和辅助读物,也可以为普通读者了解英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而打开一个国人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窗口。

《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一书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介绍中古英语文学作品。作者在对中世纪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和介绍的同时,特别强调它们在英国文学传统上的重要地位和它们与现代文学作品之间千丝万缕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体裁、叙事的角度与规模、宗教和世俗的主题及意象,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手法的借鉴。如果我们不能深刻了解中古英语文学的背景,任何对于20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文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难以深入进行的。

我大约是在七年前因决定要翻译此书而开始跟伯罗教授通信的。2003年,我有幸作为由英国学术院和王宽诚基金资助的学者去访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在伯罗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做了为期五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同时旁听了几

门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伯罗教授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坚持每个学期跟他的后任埃德·普特博士一起给研究生开中古英语文学方面的课程。上课的场面非常温馨:那儿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上课的,四周全是满满的书架。选课的往往只有四五名研究生,而上课的却有一老一少两个大牌的教授,后者在中间休息时还要尽地主之谊,给每位学生倒上一杯咖啡或泡上一杯茶。当老师提及某部作品时,马上就可以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书来让大家传阅。伯罗教授熟谙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文本,讲解起这些作品来如数家珍,不用看书就能说出哪个字出现在书中的哪一页第几行。由于他的功劳,大学图书馆中有关中古英语文学的书籍收藏也是特别齐全。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伯罗教授待人还是非常热情,除了亲自带我去熟悉图书馆和帮我联系各种具体事务外,有一次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驱车几十英里,带我们去见识昔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客居英国西部时最喜欢散步的一条山间小径。明媚的阳光照耀在翠绿的林间草地上,环顾周围,随处可见色彩缤纷的无名野花。幽静的山谷里回荡着小鸟悦耳的歌声和伯罗教授爽朗的笑声。这一切都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浪漫主义诗歌的神秘意境,令我们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

## 作者简介

约翰·安东尼·伯罗教授自1975年起就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温特斯多克英语讲座教授。他出生于1932年8月3日，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55—1959年，他担任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讲师。1957—1961年，为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英语讲师；1957—1959年间，同时兼任牛津大学铜鼻学院的讲师。1968—1969年间，他担任了美国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1990—1993年间，他出任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文科学院院长。从1983年至今，他是“早期英语文本学会”的名誉主席。他还是英国学术院的院士。

伯罗教授是国际中古英语研究领域的权威，曾发表过大量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他1994年以前发表的主要论著如下：

- A Reading o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1965.
- Geoffrey Chaucer (Critical Anthology)*, 1969.
- Richardian Poetry*, 1971.
- English Poetry 1300—1500*, ed., 1977.
- Mediev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 1982.
- Essays on Medieval Literature*, 1984.
- The Ages of Man*, 1986.
- A Book of Middle English* (with Thorlac Turville-Petre), 1992.
- Langland's Fictions*, 1993.
- Thomas Hoccleve*, 1994.

## 序　　言

本书既不是一部中古英语文学史，也不是对中古英语文学的概念；概论可见于肯普·马隆与 A. C. 鲍合写的《中世纪》（第 2 版，1967），而德里克·皮尔索尔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诗歌》（1977）中提供了中世纪英语诗歌的历史。本书只是作为该题目下的一个导论。在可能会对中古英语作品的陌生感留下夸张印象的情况下，我集中介绍了一个现代文学的读者在首次接触中古英语作品时所面临的一些主要差异：如对于文学本身的概念差异（第 1 章），作品创作和被接受的环境差异（第 1 章），创作作品的种类差异（第 3 章），以及作品中各种蕴义的差异（第 4 章）。第 1 章和第 5 章还试图联系古英语文学和现代英语文学来总结中古英语的特征。

书中所引用作品文本的版本可见于参考书目。有关圣经的引语来自钦定本圣经。但丁《神曲》的译文出自 C. H. 西森之手（1980）。

我感谢斯蒂芬·梅德卡夫、阿拉斯泰尔·明尼斯、查尔斯·朗纳克斯、约翰·斯卡特古德、索拉克·特维尔-彼得等许多学生和同事给了我想法和劝告。

在这个新的版本里，我已经作了一些修订和更新；但主要的改变是有关注释和参考书目中所引用的材料，它们都已经得到更新。

谨以此书纪念已故的 F. W. 贝特森。

J. A. 伯罗

# 目 录

<b>序言</b>	.....	1
<b>第一章</b>	<b>时代与文学</b>	1
<b>第二章</b>	<b>作家、听众和读者</b>	30
<b>第三章</b>	<b>主要文学体裁</b>	75
<b>第四章</b>	<b>寓意的程式</b>	118
<b>第五章</b>	<b>中古英语文学的继续存在</b>	164
<b>参考书目</b>	.....	184
<b>专有名词与术语英汉对照表</b>	.....	191

# 第一章 时代与文学

## 1

“中古英语”这个词带有学究气和矫揉造作的色彩。它最初是用来指英语语言史的一个时期。19世纪以德国人为主的历史语文学家们喜欢把语言史划分成古(alt-)、中古(mittel-)以及新或现代(neu-)这三个时期。这种三段划分法很适合于英语的历史。古英语只能是诺曼人征服以前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语言。新英语则可以从现在一直追溯到现代英国历史的开端,即最初的都铎王朝。这两者之间便是中古英语,它与古英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简化了屈折变化系统和吸收了法语和西欧语言的词汇。而现代英语的屈折形式进一步简化,并且词汇更加丰富,吸收了各种语言,尤其是拉丁语的成分。语文学家根据这些变化,把中古英语的开端确定为1100—1150年间,它的结束则是在1450—1500年左右。<sup>①</sup>

语文学和文学史是两个孪生的学科,所以文学史家们很快采纳“中古英语”这个概念是不足为奇的。它所包括的三四百年时间马上就被看作是一个文学时期。人们很自然地就把这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修女须知》、《猫头鹰与夜莺》、《高文

---

<sup>①</sup> 关于对中古英语时期语言的介绍,请参见巴巴拉·M. H. 斯特朗的《英语史》(伦敦,1970),第三、四、五章。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剑桥英语史》第2卷,1066—1476,诺曼·布莱克编(剑桥,1992)。

爵士与绿衣骑士》、《无知的云雾》、《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亚瑟王之死》——不仅看作是代表了英语史的某一时期，而且也代表了英国文学的某一发展阶段。然而这一提法本身并非没有问题，甚至在题目就采用中古英语文学这一概念的本书中也是如此。文学史家们在给某一阶段命名和下定义时，总是习惯于从别的学科中借用一些类似的术语。例如他们喜欢用国王和女王执政的朝代来命名：“詹姆斯王朝戏剧”、“维多利亚诗歌”。这种借用标签的做法总是不太可靠，就连“中古英语”这个跟政治史相比与文学研究联系更为密切的学科中借来的术语也不例外。语言是文学的媒介，而每一特定时期的语言状况几乎都对文学发生了影响。然而语文学家所感兴趣，并成为他们划分时期所依据的某些特征（如屈折形式）并不总是带有深刻的文学含义。所以就像那些王朝一样，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根本没有必要的理由去关注语言学上的分期。

然而语文学家们关于中古英语的概念事实上证明对于文学意图还是有用的，而且从标志着该时期开端的某些语言变化中可以看出，这种实用性并不单单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种词汇和屈折形式的主要变化可见于《彼得巴勒编年史》中两个片断的对比。该书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一种，由彼得巴勒修道院的僧侣们一直撰写到13世纪中期。他们在1121年以前的记载都是用规范的古英语写的。一位僧侣于1087年威廉一世去世时这样写道：

Se cyng Willelm þe we embe sprecað wæs swiðe wiss man,  
and swiðe rice, and wurðfulre and strengere þonne ænig  
his foregenga wære. He wæs milde þam godum mannum  
þe God lufedon, and ofer eall gemett stearc þam mannum  
þe wiðcwædon his willan.

我们所说的威廉国王是一个富于智慧和权势的人，比他的

任何前任都要显赫和强大。他对热爱上帝的好人慈悲为怀，而对那些违抗他旨意的人则绝不留情。

这里用的所有词汇都属于地道的古英语；所有的屈折形式（除了以-e 取代-a 的 *wurðfulre* 和 *strengere* 之外）都符合标准古英语的用法：即-að 表示现在时直陈式复数动词 (*sprecað*)，-on 表示过去时直陈式复数动词 (*lufedon, wiðcwædon*)。而作为对照，《彼得巴勒编年史》的最后一位记述者在七十年以后这样描写了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的骚乱：

Aevric rice man his castle makede and agænes him heolden; and fylden pe land ful of castles. Hi swencten swyðe pe wrecce men of pe land mid castelweordes.

每一个权贵都修筑起自己的城堡来反对国王，使得王国境内城堡林立。为了建造这些城堡，不幸的国民承受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在这段文字里，动词复数过去时的后缀-on 变成了-en (*heolden, fylden, swencten*)。这种拼法代表了像现代英语 London 一词中非重读音节的元音。“men of the land”(国民)这个在我们听来很自然的短语，实际上说明了古英语的一些新发展：如不变格的新定冠词 *the*，在介词后用不变格的名词（在 of 后面，古英语中应跟与格），以及用介词短语来取代一个变格的名词。*castles*(城堡)是个法语借代词，在新时期中这种借代是很典型的。

我们并不能明显地看出这些文字变化如何能为一个文学时期提供合适的界标。但事实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征兆，表明英国文化在诺曼人征服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屈折形式系统的简化本身并不是这种征兆。语文学家们相信这种发展在口语中已经进行了好几个世纪，部分是因为